

古僧道風錄(下)

13·慈悲爲懷

敦煌竺法乘，自幼依竺法護爲師，聰明誠厚，爲師所喜，常隨師左右，受具足後擔任執事之職。竺法護乃關中名僧，信佛官員常有供養，寺院亦香火不絕，因此倉廩充足。

附近有一批少數民族，素無真正信仰，聞竺法護之名，想歸依佛教，但不知竺法護德望是真是假，先派人前往試試。

來人進入寺院，正值法護坐禪，竺法乘剛巧在側。來人求告說：「我們村裏正鬧災荒，聞出家人具大悲心，想來借糧數十石，以救燃眉之急，未知大和尚許可否？」末等法護開口，法乘說：「我師父正在坐禪，我來回答你們吧，可以同意你們。我們僧人的衣食，也是靠十方施主布施的，今日你們有難，我寺院理該幫助你們，別說是借，送也送得。」

來人半信半疑說：「你這年輕的和尚，口出大言，能作得了主嗎？竺法護睜開眼來說：「作得了主，他的話是代我說的，出家人自利利他，財物無人我之分，你隨他到倉庫取糧食吧。」來

人忙堆笑臉，說：「多謝老師父慈悲！但我今日前來，是一個人來的，讓我回去回報後再來搬運呢。」

那人去後，第二日，由長者率領村民二百餘人，前來拜見竺法護。長者說：「我們是異族，素信奉外道，數代寄居於此。今聞佛法遠勝外道，又聞大和尚德名，不敢相信，故先派人前來試探。我們借糧是假，皈依是真，如今放心了，請師父允許我們皈依佛教吧。」竺法護聽了甚喜，受了大眾頂禮，向大眾宣說信仰佛教之法益；同時又命法乘，今後常爲他們說些淺近的佛法，宣揚佛教之正信與慈悲精神。

14·不畏強暴

晉末曇霍是個怪和尚，粗食苦行，衣衫破舊，身無定處，常宿在荒塚樹下。他有一點超感功能，在他坐禪時，你把他錫杖藏到別處，他也不怪你，閉目片刻，便能說出藏在何處，哈哈一笑。因此人們都樂於接近他。

林凡音改編

當時有鮮卑族車騎將軍偃檀，暴戾橫行，看到有美貌的婦女都難逃其手，受害者不計其數。一日他出獵，怪和尚特去找他，對他說：「你不要逞一時之威，因果不爽，趕快改惡從善吧，不然沒有好結果！」偃檀笑道：「你這和尚竟也敢來說三道四。我身為大將，兄長是一方之主，我還怕什麼因果！」怪和尚說：「你兄長不過佔據河西一地，自封為王，還沒有得天下呀。即使像秦始皇吞併六國，到他兒子還不是滅亡了嗎？常言說：『多行不義，必招自斃』，我勸你還是懸崖勒馬的好！」偃檀道：「休向我嘮嘮。聽說你有些神通術，如果你要我聽你話，你能七日七夜不吃東西，依然有這般精神，那麼我就服你了，否則小心我剝你皮！」怪和尚說：「這有何難，十日也可以。但是你要遵守諾言，從此多做善事」。

偃檀就把怪和尚帶回去幽禁起來，關了七天七夜，連水也不給他喝一口。第八天把他放出，他大搖大擺走着，面色如常，談笑自若。他對偃檀說：「怎麼樣，我不是好端端的嗎？快聽我的話吧，我是為你好才規勸你啊，莫到臨急抱佛腳就來不及了！」

偃檀終於有些服了，不敢再多行壞事，地方上的百姓稍得安寧。但畢竟惡性難改，有時還不免犯一些。後偃檀為勃勃軍所破，死於亂兵之中，身上刀劍所傷有數十處。有人問怪和尚：「他已經改掉不少了，為什麼還受報應呢？」怪和尚說：「他過去作惡太多了，小善抵不了大惡啊！況且武將在戰爭年代，終難免死於疆場。」

15·受施隨散

梁代慧開法師，浙江海鹽人，曾隨高僧藏、旻二法師學法多年，因而名揚海內。豫章太守謝慧，恭請慧開法師講經，講畢厚加饋贈。而慧開師不及回到本市，就把所贈的銀錢布匹，立即施

予老弱貧病孤苦之人，一路上已分光了。晉安太守劉業請他講經，贈錢一萬，他也分散給貧民，一天就分光。他自己生活儉約，日僅一餐，長年穿着有破了的衣服，怡然自得，人們尊敬他高尚的德行。

16·如喪考妣

隋朝靈裕法師，由於周氏滅佛，不勝悲切！自此，他從頭到腳，日日穿戴重孝，麻衣縗帶，永不離身，如喪父母，終日毫無歡容。他帶着同侶們隱迹深山，白天種植謀生，晚上研究佛理，等待着有一日烏雲驅散，佛日重輝。

17·刺股制心

隋朝智舜法師，堅持刻苦修行。最使人敬佩的，他在靜坐時，遇到妄念起來，他就用鐵針刺股，強予制止。若妄念制不住時，他便刺得愈深，任由血液流淌，沾紅衣襟。有時他索性起坐，抱起一塊大石頭繞塔奔跑，以息妄念。後來終於被他制服了妄念，進入禪境。他說妄念如脫韁的野馬，只有努力制服它才行。這種方法看來雖然不可取，但他修行的精神是可嘉的。

18·路不拾遺

隋代富上法師，雲游至益州淨德寺掛單。他戴着大笠帽，在一條路旁盤腿坐下讀經。對過路之人，他不求布施；有人偶有施予，他亦不抬頭示謝。這裏相當冷落，行人不多，數日未得多少收獲。有人對他說：「城西北門有條官道，甚為熱鬧，布施的人

也多，你還是到那裏去吧。」富上和尚說：「我得一文二文（指錢），足資活命，已經滿意了，錢多了有什麼用呢。」

此事傳揚開去，被陵州刺史趙仲舒知道了，他是個好事之徒，不信有這樣不愛錢的和尚，就有意親去一試。

那日他騎了馬去，路過時，故意把一個錢袋遺落在和尚身邊，逕自走了。和尚只看了一眼，依然讀經。趙仲舒走了一段路，便叫隨從去看看那個錢袋的下落。隨從折回說：「那錢袋仍在地上，我已拾回來了。」

趙仲舒策馬回程，戲問和尚說：「你平日只得一二文，現在有一貫錢掉在你身邊不取，又任由別人拾去，你為什麼不阻止呢？」富上說：「出家人以五戒爲本，非貧僧之物，我怎敢妄取妄認呢。況且金錢乃出家人之毒物，貪心一起，就會破壞修行。」趙仲舒至此心服，下馬禮拜，從此便信仰了佛教。

19·嚴格律已

隋朝靈裕法師，任方丈的時候極爲嚴格，凡見到僧人言談舉止不當，他就要當面聲斥。他一生不給女尼授戒，逢他講經說法時，才允許女尼進他寺院，但須要後進先退，不准僧尼們相互抬頭觀看，以守淨戒。他自己的方丈室，更不准女尼入內，那怕是老尼亦如此。凡沙彌受具足戒，必須得到諸律師的證明，方肯登壇。他自奉甚儉，日惟一食，畢身芒鞋布衲，衣袖僅與肘齊。

20·不作不食

唐朝百丈禪師，是我國著名的高僧。他建叢林，立清規，主張農禪並重，爲後世作出了榜樣。他所以稱爲百丈，是住在百丈山上，上面有一寺廟，他白天親自帶着弟子們在山上耕作，晚上

才學法修行，數十年不變。

他年紀老了，弟子們勸他歇歇吧，他說：「我無德於你們，怎麼可以不勞而食呢？」一次他病了，弟子們不忍他幹墾荒的苦活，把他的工具藏了。這一天，百丈師就粒米未進。弟子們再三懇求他吃些，他說：「我早對你們說了，一日不作，一日不食，我自己怎麼可以言而無信呢？當然，有了病應該休息，但我是輕微的小病，還可以幹些活的。」弟子們無奈，次日只得把工具還給他，但懇求他幹些輕活。百丈師同意了，他說：「這才對啦。」自此「一日不作，一日不食」，就成爲百丈師身後立下的清規，代代奉行。

21·不畏強暴

唐朝玄鑿法師，性格直爽，見到不端的言行，不管你是什麼人，就要當面呵責。他修建寺廟時，不許工匠飲酒食肉，認爲佛地清淨，即使俗人也不得破壞；並有人不遵守，他寧可停工，另找別人。

一次正在修建清化寺佛殿，有個土豪孫義，知道玄鑿師的嚴厲，他仗着有權勢，有意叫僕從挑着酒菜，邀了幾個狐朋狗友，在佛殿上猜拳行令。玄鑿師知道了，怒不可遏，趕到大殿上，拿起一塊石頭朝酒醒擲去，頓時把瓦醒擊得粉碎，酒溢滿地，孫義大怒，揮拳就將玄鑿師痛打，僧衆忙去勸阻。他的朋友也相勸：「和尚可以得罪，神明可得罪不了啊，要小心報應。」那孫義畢竟是信鬼神的，自知做得過分，就收斂了怒氣回去。僧衆與工匠對玄鑿師說：「此人是著名的土豪，你怎麼能這樣衝撞他，不是自討苦吃嗎？」玄鑿師說：「我爲護法，縱使粉身碎骨，也不懼怕。」

那孫義回去後疑神疑鬼，當夜恰巧做了個惡夢，夢見一位金

甲神將，手執降魔杵，怒目圓睜，向他腦門上舉杵就打。打畢喝道：「你這惡棍，竟敢如此爲非作歹，明日若不去清化寺焚香懺悔，我就要結果你的性命！」孫義嚇出一身冷汗醒了，只覺頭顱痛得像要裂開。第二天一早，便趕快備了大香大燭，到佛殿上磕首懺悔；他見了韋陀菩薩頗夢中所見之神，不由渾身顫抖；倒身下拜，拜罷，忙又去找玄鑿師當面認罪。

22·痛斥惡尼

唐朝慧滿法師，七歲出家，受名德指教，精通各部經論，自律甚嚴。他住持弘濟寺時，證果寺有一惡尼，常出入宮禁，覬覦弘濟寺的環境比她庵院優越，就仗着她攀附皇家的勢力，假傳太后諭旨，說是已將弘濟寺敕賜於她，限慧滿師五日內率僧衆全部讓出。慧滿師不從，列舉律法嚴詞痛斥。惡尼不聽，就與慧滿師爭了起來。僧衆怕得罪了皇家大禍臨頭，忙向尼賠不是，表示願意遷出。慧滿師長嘆一聲說道：「你們怕什麼，要殺要剮有我一人頂着，出家人應以護法爲本啊！」

那惡尼回去後，剛巧她的師父來京師，她是自幼被師父帶養大的，對師還具有幾分孝心。師父是個正直的比丘尼，了解發生的情形後，斥責徒弟道：「出家人重在修行，最忌的是有貪心，妳這種舉動，還像佛門的子弟嗎？即在家之人，亦不能仗勢欺人啊！」說得惡尼汗顏無言，師父叫她趕快向佛、菩薩洗心認罪。第二天，由師父帶着她，到弘濟寺向慧滿師及僧伽們賠禮道歉。

23·不赴俗宴

唐朝韜光禪師，建茅舍於靈隱寺西峯。大詩人白居易在杭州作刺史時，慕其名，特具素齋作詩邀請。韜光師答以偈句云：

「城市不堪飛錫到，恐驚鴛鴦囀畫樓前。」白居易讀了不勝欽佩，吟哦再三，自知禮缺，親自上山拜謁。

24·荷衣松食

唐朝梅常法師，曾隨馬祖學法，得「即心即佛」之旨。後來他隱居深山，知道他的人很少了。有個鹽官仗着他有權有勢，特地派人請他進城，他覆偈一首作爲答示：「一池荷葉衣無盡，數樹松花食有餘，剛被世人知住處，又移茅舍入深居。」那鹽官讀了，自感對高僧不恭，忙親自前往拜訪，誰知梅常師已遷走了。打聽了幾個山民，都不知他去向，只得悵惘而歸。

25·門不關閉

唐朝智則上人，雍州長安人，性格落魄不羈，常穿着破衲，在長街上沿門托鉢，外衣的下擺僅及膝蓋。他室內只有一粗劣板床，除瓦罐木匙外，別無它物。鎮日門不關閉，任讓別人進去。有些人說他痴愚，他嘆道：「笑我痴愚者他才痴呢！出家人以修行爲本，三衣一鉢之外，無須它物，我還要關閉什麼門戶呢？只有那些貪得無厭之人，聚財無數，深恐被人偷盜，東埋西藏，日夜爲着錢財絞盡腦汁，偶而出門，還要加上一道鐵鎖，出門後還左顧右慮，這種人才是真正的愚痴呢！」

26·疑是僕從

唐朝承遠法師，先是在成都修學，後移住衡山西南麓。若有人布施他食物，他就受供；若是沒有人給子，他就以野菜野果充饑，不以爲苦。不少人知他是個有學問有德行的和尚，頗尊敬

他。外地有個人仰慕他，特地去拜訪他，恰巧在崖谷遇見，只見他羸瘦垢面，衣著破舊，背着剛砍伐的山柴一步步走着，拜訪的人見了他這模樣，還以為他是承遠師的僕從呢。後來代宗皇帝聞他德行，對其所居賜號「般若道場」。承遠師被後世尊為「蓮社三祖」。

27·棲居山林

唐朝玄朗法師，是名人之後，早年過慣優裕生活，但出家後堅持苦修。後來他在倚山傍水處，築一草廬，自號「左溪尊者」，終年自種蕃薯瓜果充飢。他屋內寬不過丈餘，可說一無所有，但他毫不在意，一居四十餘年。他對自己約束甚嚴，不是尋找經典，晚上不輕燃一燭；不是瞻仰佛菩薩慈容，就打坐修行，從不出外閒逛。在他的居處，常和鳥獸為伴，洗鉢時有羣猿爭捧，誦經時有衆鳥和鳴，可謂獨得大自然之奧趣。刺史王正容屢請他到城裏談玄說禪，都被他推以有病婉拒了。

28·誦花諷諫

著名詞人李後主，慕法眼禪師之名，常召入內庭閒談。有次正值牡丹盛開，後主向他索詩。師乃揮筆五律一首，詩云：「擁毳對芳叢，由來迥不同，髮從今日白，花是去年紅，艷異隨朝露，馨香逐晚風，何須待零落，然後始知空。」禪師諷諫之意，分明隱於詩內，可惜李後主帝皇之夢正酣，其時沒有覺察，後來終於成了「夢裏不知身是客，一向貪歡」的亡國之君。

29·獨守死關

有位高峯妙禪師，在天目山住滿住持後，就開始閉關潛修。他特地在崖壁上找了一個岩洞，那洞小得僅可容身，上面經常滴水，下面潮濕得很，他找了塊石板鋪上枯草，就在上面打坐入定。洞裏除經書香爐外，別無其它。他把一個破甕截去一段，作為鍋子，每隔二、三日僅食一餐。他在洞外寫上「死關」兩字，以自激勵，表示不滿期限，決不出關。弟子給他送來供養，要先得他的許可，放下梯子，才能上去。因此在三年守關期間，很少有人能見到他。

30·力辭紫衣

五代時恒超法師，住開元寺，講經說法，二十餘年，前後卅官使臣，投名帖求見者不計其數；但法師只叫沙彌收下名刺，婉辭接談。太守李公，慕法師清高，欲奏明皇上，賜以紫衣。恒超堅拒，作詩謝絕，內有「誓傳經論死，不染利名生」之句，太守只得作罷。後來相國馮公，聞法師之名，特修書通好。恒超回書云：「貧道早捨父母，克志修行，本盼彌勒知名，不圖虛傳宰輔，但出家之人，豈以虛名浮利留心啊。」馮公益發敬重，奏表於朝，強賜紫衣。然而恒超如無所見，一直至圖寂，從未穿上過一次。

31·關切僧衆

宋朝高庵法師，任雲居寺住持時，對僧衆關懷備至。凡年邁者，請他到延壽堂頤養天年；凡是有病的，不論他是燒火和尚，他必早夜問候，重病的還親自侍奉湯藥。天氣寒冷了，他經常撫摸僧侶的背部，穿得暖否，若是單薄無衣，就命常住管事者供給，對掛單行腳僧亦是這樣。遇有僧人命終，就舉行儀式荼毗，

並親自率眾送葬。他說：「出家人無家，四海飄零，孑然一身，以寺院為家，以法為親，應該相互關心，互相照顧，作為僧主的住持，則更應關心同修的疾苦啊！」僧眾們對這樣的好方丈，個個感激不已！

32. 為僧表率

宋代無德禪師，為當代名僧，後宴居城外白馬寺，隱晦修行。城內四眾聞知後，曾推善知識七十餘人，八次請他出山住持，他均婉拒。後有道士一千餘人，堅請他到城內護持正法，他無法再推辭，只得順人所望去了。從此他除了講經說法外，即整肅城內寺廟的清規，嚴明僧人戒律，凡不遵守者，輕者處罰，重者驅逐出廟，更重者送官府法辦。由於他執法嚴厲，頓時宗風大振。他輕易不出院門一步，不與官府攀附來往，處處以身作則，不受特殊供養，與僧眾一起過堂（進食）。凡有繁重勞作，他必帶頭；早誦暮深，更無間斷，使僧眾信服，無敢懈怠。

33. 防心離過

宋朝汴京善本禪師，姓董，乃漢朝董仲舒之後裔。除精研佛學外，猶博覽羣書，學識超人，因而名揚四海。宋哲宗時住法雲寺，賜號大通。他對自己約束甚嚴，平時一舉一動，常自警惕犯過。他說法三十年，從不輕易說笑；凡見有佛菩薩立像的地方，自己則決不坐下；所食蔬果，有以魚肉取名者，則始終不食。其防心離過如此，實為稀有！有些人說他太過分，有些人敬佩其德行。他常警誡弟子說：「出家人決不能受世俗影響，要常自淨其身，自淨其意，精勤修習，方能積累善果。」又說：「修道就是修心，出家人應該嚴守戒律，不受世俗熏習，要常防心犯過啊！」

(完)

(上接第19頁「一尊綠色的觀音菩薩像」)

同意到蘭州去；若聯系通了，不就露餡了嗎？所以我們更悲切地念著觀世音菩薩的聖號，一切祇能聽天由命了。由於電話線路不靈敏，他撥了半天亦沒撥通，但他窮追不捨地繼續撥著。正在此時，有三個在當地工作的上海人聽說我們的情況後，立即與那個撥電話的人說話，他們死死地纏著他，使他極為惱火；正當他撥通電話時，開往蘭州的火車已經進站了，我們得以逃脫無休止的追問和被押回去的危險。此莫非是觀世音菩薩在冥冥中加被我們嘛。當我們來到蘭州車站時，怕仍有險惡，立即買好了南下的車票。但果然又有一個鐵路工作人員過來盤問母親，問得很仔細。這又使我們驚嚇得不得了。當他離開後，另一個穿著呢子大衣的中年男子與母親攀談起來，他態度和藹誠懇，一看上去就是一個極有學養和有身份的人，所以當母親告訴他我們要到上海去看病時，他叫母親等一下，自己去找來了一位鐵路工作人員。我們看見他向那位工作人員亮出了證件，那位工作人員立即畢恭畢敬，他吩咐那位工作人員一路上要照顧我們，並對母親說：「你有什么問題找他就行了」。直等到我們上了火車，那位穿呢子大衣的人才與我們告別。他是誰我們不知道，但我們相信他是一個好人，更相信這一定是觀世音菩薩在冥冥中庇祐我們。我們得以能平安地返回故里並得到種種感應，真如做了一場惡夢一樣。從此母親更加珍護此尊綠觀音像。後來李家媽亦平安到達上海，久別重逢，如同隔世，大家悲傷痛哭，傾訴衷腸。母親向她談及一路經過時，使她感動不已，遂使他終身奉敬觀世音菩薩。後來聽說她回到故鄉定居，終身持齋念佛，實現了自己的願心。

「文革」中，此尊綠觀音像在抄家時被抄走；在歸回抄家物資時亦未見退回，不知是毀了，抑或是誰人收藏，但始終再也未見到。但每想到與此尊綠觀音像的因緣以及觀音菩薩的種種感應時，一種感懷之情油然而生。南無觀世音菩薩！